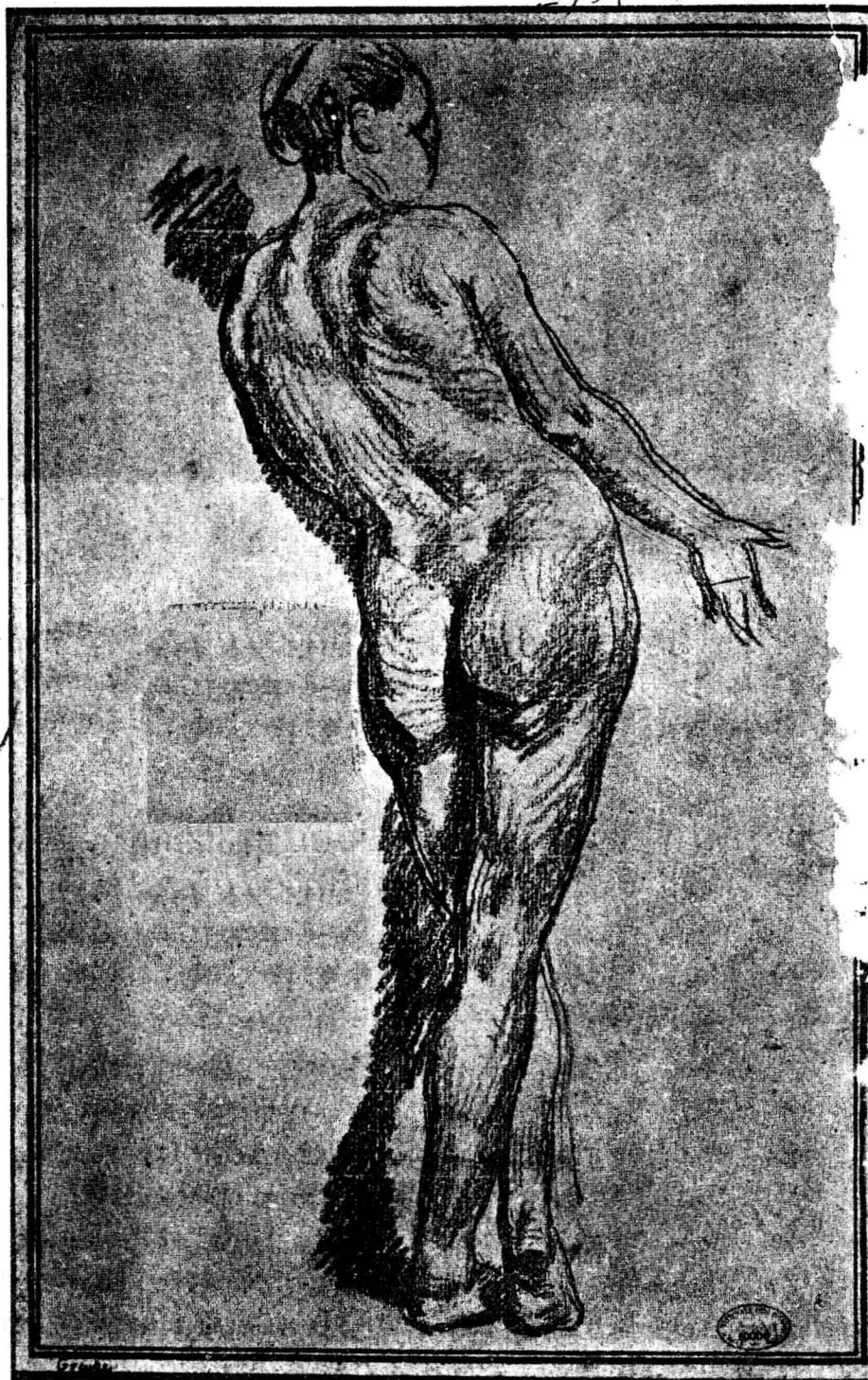


現代畫家素描選

編著者・莊修田

現代畫家素描選

編著者：莊修田
出版者：藝術圖書公司





現代畫家素描選 目 錄

4	● 戴伽斯	GERMAIN DEGAS 1834—1917
10	● 荷馬	WINSLOW HOMER 1836—1910
16	● 塞尚	PAUL CEZANNE 1839—1906
22	● 羅丹	RODIN 1840—1917
28	● 雷諾瓦	RENOIR 1841—1919
34	● 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40	● 梵谷	VAN GOGH 1855-1890
48	● 馬蒂斯	B. MATISSE 1869—1954
56	● 貝洛斯	G.W. BELLWS 1882—1925
64	● 摩爾	H. MOORE 1898—
72	● 克雷	H. KLEY 1863—1945
78	● 羅特列克	T—LAUTREC 1864—1901
84	● 柯維茲	K. KOLLWITZ 1867—1945
92	● 約翰	A. JOHN 1878—1961
98	● 克里	PAUL KLEE 1879—1940
102	● 畢卡索	PUIZ PICASSO 1881—1973
106	● 莫迪里安尼	A. MODIGLIANI 1884—1920

現代畫家素描選

圖片說明

- 6 芭蕾練習 戴伽斯作
- 7 年輕女士 戴伽斯作
- 8 浴女三幅 戴伽斯作
- 9 夫人畫像 戴伽斯作
- 12 邊鞦韆的女孩 荷馬作
- 13 牧羊女 荷馬作
- 14 斷崖上的少女 荷馬作
- 15 戲水者 荷馬作
- 15 女孩和羊 荷馬作
- 18 成排的男人 塞尚作
- 19 普吉的雕像二幅 塞尚作
- 19 農夫和狗 塞尚作
- 20 人物研究 塞尚作
- 21 美人出浴 塞尚作
- 21 疲憊的馬 塞尚作
- 24 墮落天使 羅丹作
- 25 三美神 羅丹作
- 26 舞者 羅丹作
- 27 高棉舞者 羅丹作
- 30 少女 雷諾瓦作
- 31 小女孩 雷諾瓦作
- 32 農村少女 雷諾瓦作
- 33 人體研究 雷諾瓦作
- 33 人物畫像 雷諾瓦作
- 33 裸女 雷諾瓦作
- 33 少女頭像 雷諾瓦作
- 36 狗 高更作
- 37 大溪地女郎 高更作
- 38 播種的農婦 高更作
- 39 嬰孩像 高更作
- 39 大溪地裸女 高更作
- 41 慈母手中線 梵谷作
- 42 耕作 梵谷作
- 43 教堂附近 梵谷作
- 43 郊外風景 梵谷作
- 44 原野 梵谷作
- 44 傍晚 梵谷作
- 45 初冬 梵谷作
- 45 農家 梵谷作
- 46 農婦 梵谷作
- 47 農婦操作 梵谷作
- 49 舞蹈 馬蒂斯作
- 50 裸女坐姿 馬蒂斯作
- 51 少女與花瓶 馬蒂斯作
- 52 人體研究 馬蒂斯作
- 52 斜倚的裸女 馬蒂斯作
- 53 休息的舞者 馬蒂斯作
- 54 斜倚的男人 馬蒂斯作
- 54 少婦坐姿 馬蒂斯作
- 55 裸婦 馬蒂斯作
- 57 裸女 貝洛斯特作
- 58 女士 貝洛斯特作
- 59 小提琴家 貝洛斯特作
- 60 拳擊賽 貝洛斯特作
- 61 風景 貝洛斯特作

- 61 棒球英雄 貝洛斯特作
- 62 裸女 貝洛斯特作
- 63 裸女二幅 貝洛斯特作
- 66 站著的女孩 摩爾作
- 67 母親首像 摩爾作
- 68 家庭 摩爾作
- 69 人物和建築 摩爾作
- 69 唸書的少女 摩爾作
- 70 少婦像 摩爾作
- 71 少婦坐姿 摩爾作
- 80 母親 羅特列克作
- 81 少婦與馬 羅特列克作
- 81 騎士 羅特列克作
- 82 咖啡館內 羅特列克作
- 82 人物 羅特列克作
- 82 騎師 羅特列克作
- 83 馬戲團 羅特列克作
- 86 老人 柯維茲作
- 86 母與子 柯維茲作
- 86 母親 柯維茲作
- 86 頭像 柯維茲作
- 87 人體畫 柯維茲作
- 87 餵食 柯維茲作
- 87 等待 柯維茲作
- 87 婦人 柯維茲作
- 88 裸婦 柯維茲作
- 88 人物 柯維茲作
- 89 頭像研究 柯維茲作
- 90 頭像研究 柯維茲作
- 91 小孩 柯維茲作
- 91 男人 柯維茲作
- 93 少女立姿 約翰作
- 94 少女肖像 約翰作
- 95 藍色圍巾 約翰作
- 96 水女神 約翰作
- 96 人像 約翰作
- 96 人物 約翰作
- 96 嬰兒 約翰作
- 97 坐著的女人 約翰作
- 99 常客 克里作
- 100 習作品 克里作
- 101 密談 克里作
- 101 乞求 克里作
- 101 混亂 克里作
- 101 小孩 克里作
- 104 普利 畢卡索作
- 104 肖像 畢卡索作
- 104 母與子 畢卡索作
- 104 男人頭像 畢卡索作
- 105 方特肖像 畢卡索作
- 107 雕像之頭部 莫迪利亞尼作
- 108 女人的頭像 莫迪利亞尼作
- 109 人像四幅 莫迪利亞尼作
- 110 少女肖像 莫迪利亞尼作

戴伽斯

GERMAIN DEGAS

1834—1917

戴伽斯是所有印象派畫家中最無禮、最悲苦、最內省的一位，也是最有才氣的一位。他是印象派畫家中唯一曾到過美國工作和作畫的一位，這是因為他母親屬於穆森家族，而此家族很久以前就已定居於新奧爾良之故。他於一八三四年六月的某一天出生於聖喬治，他家族戴·伽斯（De Gas）他把這個姓的兩個字連在一起，成為戴伽斯。由於他不喜歡他自己的名字「愛德伽」（Edgar），而又捨棄他的名與姓之間表示貴族身份而插入的前置詞——Hilaire Germain，因此他在他的繪畫

，作品上都只簡單地簽上「戴伽斯」。戴伽斯的家很有錢。在他學過法律之後，他改變了心意，於一八五五年進入一家叫 *Ecole des Beaux Arts* 的美術學校，因而避免了多數學藝術的學生所常犯的做作的怪毛病。

一直到成為一名技法高超的畫家，他對於交朋友仍是小心翼翼的，一副旁若無人、憤世嫉俗的樣子。他跟大畫家安格爾（Ingres）的一位弟子研習一種他終生崇拜的繪畫風格。戴伽斯曾到義大利，畫了好幾百張素描，臨摹十四世紀名家精確、清晰、有力的線條。他一再拜倒在安格爾的素描中那種完美的古典美之下，對於「驕傲是唯一的好罪惡」這種觀念也深為信服。

在巴黎，他渡過一段近於呆板的時期，全心全意以偉大的古典油畫來表現傳說或歷史的主題，然而，這類的主題並沒有遮沒其偉大的天份。他為畫這些油畫而作的一些素描作品是他早期作品中最好的一部份。洞察力、知覺力與源源不絕的活力混合在一起，活生生地呈現在這些作品中。

一八六五年，他來了個大轉變。由於內

心的抑鬱，他打破了過去的作風，不僅改變了主題，也改變了風格。古典的那種歷史主題的插圖不見了，現在，他以鉛筆、粉筆和蠟筆來做素描，畫賽馬場，畫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畫咖啡店的景色，畫芭蕾舞女孩，所有這些作品均以穩固的活力和強而有力的線條畫出，把一切生命力赤裸裸地表現了出來。戴伽斯的作品就像是以照相機捕捉毫無防備的世界一般，他所畫的全是最自然的一瞥，將上流社會，奴隸般的洗衣工人，汗流夾背、工作過度的芭蕾舞女孩等像小型快照般地表現出來。

一八七二年，他來到美國，拜訪他一位住在新奧爾良的叔叔，以及他的兩位兄弟愛契立和雷尼，他們兩人都是很有錢的棉花商。在這裏，他畫了早期印象派畫家在美國所畫的第一張作品。他這張「棉花商的辦公室」可說是技巧和結構的一大奇蹟。他對這個新世界這樣寫著：「女人幾乎個個漂亮……但却懦弱而低能」。戴伽斯一直是對女人敬而遠之的，但却有好幾次都沒能成功。他和瑪莉·卡莎特以及蘇珊·維拉頓（猶特里羅的母親）這兩位女人間的親蜜友誼顯示了他對他所秘密崇敬的對象（如果他還有崇敬的對象的話）往往

採取咆哮的態度。他的內心是本月缺失的，他忍受了下來，但却一直沒有解釋。

他又回到巴黎，繼續過他那種大街市民的生活，畫歌劇院，畫樂師，畫露天音樂會，畫嗜酒的咖啡店酒客，畫賽馬場裏的馬和上流社會人物，最重要的是畫芭蕾舞女孩的身體，他畫她們在後台的樣子：疲倦、矮小、肌肉過於發達、體型粗俗難看、雙乳下垂、身著練習服，他也把她們在煤氣燈的光線下那種優雅而神秘的神態轉現了出來。藉著他那高超的技巧，他使這些作品成了當代最傑出的藝術傑作，也使他那對分析的喜好和偏見變成了偉大的成就。

戴加斯是位對色彩有著極佳知覺的畫家。他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脫離他從未完全接納的印象主義，發展屬於他自己的那種流暢而又充滿技巧的新風格，這種風格雖常帶有一種不滿的味道，但却都具有簡單的特性。

戴加斯不像大部份的西方藝術家，他不喜歡以油畫顏料來作畫，而以蠟筆來代替，結果，他把蠟筆畫的地位提高至與油畫的偉大作品平齊。在感性上，他不曾超越無理性的世界，也不曾跳出不調和與迷惑

的圈子。

戴加斯對於女人在洗手間裏的秘密生活那種近於無情的洞察力，實際上是結合了一個常浮現在他腦海裏的希望——找出隱藏著的繪畫之根，並支持他對女人所生的病理學上的恐懼感。他畫速寫，但他也會在某種姿勢或某一特殊素描上花上好幾個小時，他會一再地描他的素描，改進每一筆每一劃，並簡化之，以捕捉他在最後結果上所要的姿態和平衡感，以追求一種不實的直接性和自然性。

戴加斯一直深為視力不佳所苦，到了一八九〇年，他的視力開始退化，他一次只能看到物體的一部份，因此，他畫的素描形態愈來愈大，而形狀則愈來愈模糊。他晚期的這些作品在很多方面可說是他最有興趣的冒險性嘗試。他幾乎已看不到紙和畫布了，但他仍繼續用泥土和蠟來雕塑，將他那高超的技法轉移到至少他可以感覺到的物體上。他像深受折磨的約伯（Job），也像晚年的米蓋朗基羅。他又老又盲，但他仍頑固地糾纏著這個世界，他那銳不可擋的才氣仍與一個既怕他又敬他的社會爭鬭不休。

除了一位女管家之外，他一個人孤孤單

單地住在一間被黑暗所籠罩著的房子裏。他的素描、油畫、雕塑堆疊在一起，在這裏，他步入了二十世紀。當有張他曾以五百法朗賣出的油畫再被人以四十萬法朗轉賣出時，他說：「我就像一匹贏得大賽的馬，所得的報酬仍是吃平常吃的燕麥」。

他很少外出，但當他外出時，他常常給他的女管家留條子，警告道：「請不要把花放在桌子上（這是因為他患有過敏症之故），把妳的貓關好，注意不要讓人把狗牽進來，如果有女士來訪，注意她們是否抹香水。當一個人只能聞到一些像土司之類的香味……而他眼前却是一片模糊，這些氣味對他而言是何等的可怕啊！我的眼睛，我可憐的眼睛」。

他家道中落，因此必須過堅苦的生活，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墜入自憐的深淵。他過的日子已够難堪，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給他帶來完全絕望的痛苦。他雙目已瞎，只能獨坐在滿佈塵埃的畫室裏，聽著屋外連綿不斷的槍聲。他這時年已八十，他所畫的最後一批女人素描是以粗糙結構的蠟筆畫成：她們正在沐浴和擦背，完全漠視了槍聲和戰鬭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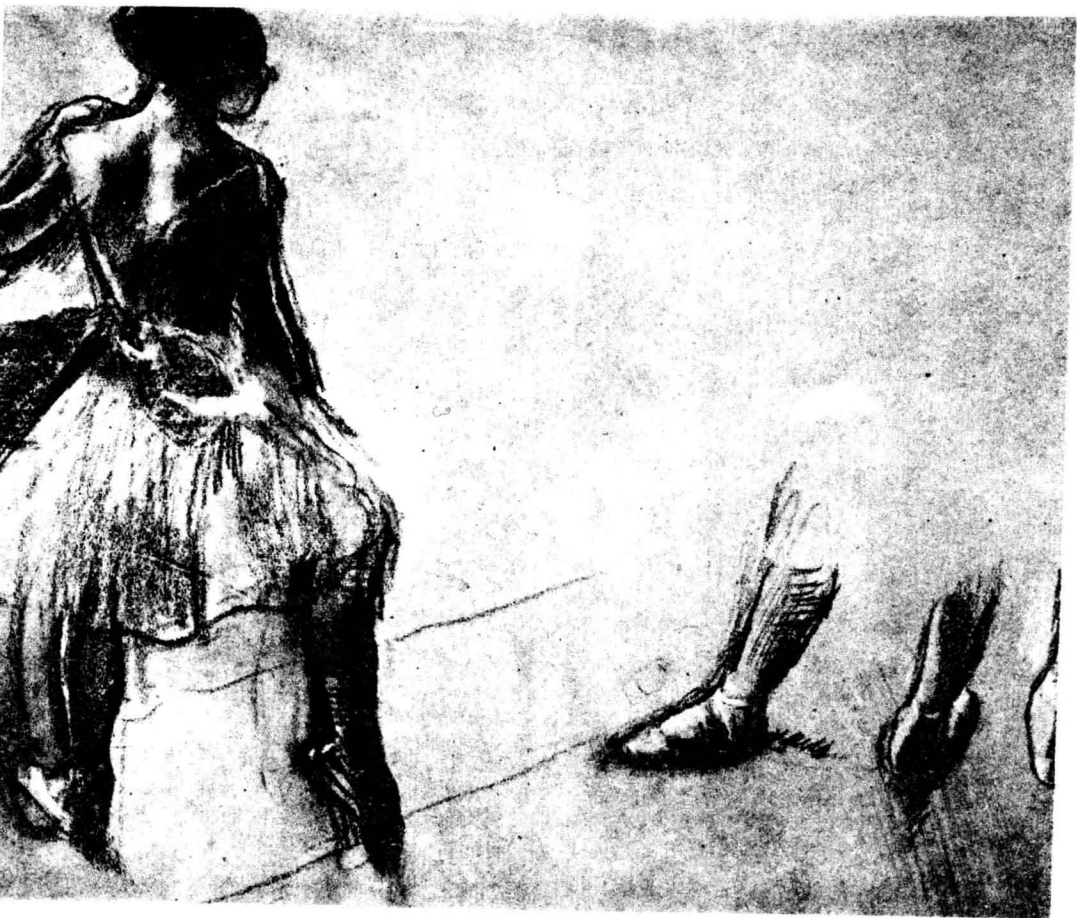
戴加斯恨透了藝術商和藝術評論家；他

曾喜歡過他所認識的少數幾個女人。雖然他有金錢上的困難，但對這位獨坐黑暗中，聽著他的世界被敲成粉碎的病老頭來說，這一切都沒有關係了。他絕少讓別人走進他的畫室看他工作，他希望他仍能維持像個紳士的樣子，他曾對穿著波希米亞式服裝的畫家魏斯勒（Whistler）說道：「你的舉止就好像你沒半點才氣似的」。

他終於來到了如他所說的那一刻：「內心之門已關閉……它關起了一切……我被堵絕，我已乏力……我把我一切計劃都貯藏在一個小櫃子中……可是我却把開那小櫃的鑰匙給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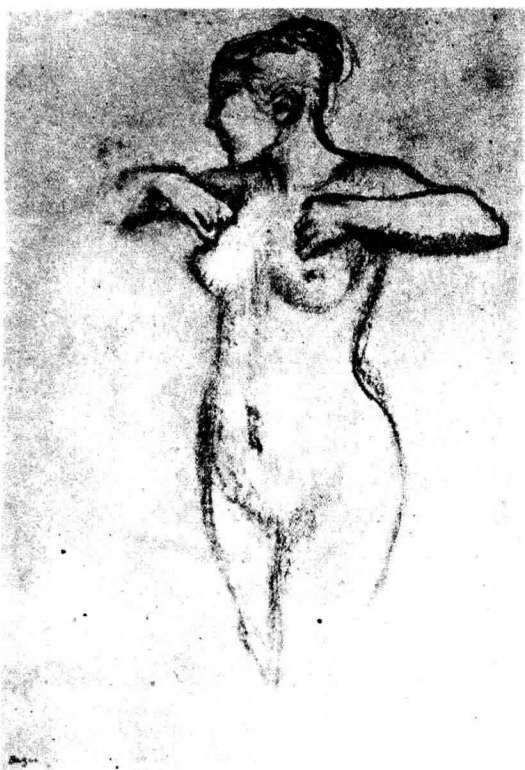
當他在一九一七年可怕的戰爭中逐漸進入瀕留狀態時，他告訴藝術家弗朗（Forain）說：「我不需要追悼演說，如果一定要說句話，你站起來，只需說：『他酷愛作畫……』」。

芭蕾舞練習 戴伽斯作





年輕女士 戴伽斯作



谷女三幅 戴伽斯作





Turner

夫人畫像 戴伽斯作

荷馬

WINSLOW HOMER

1836—1910

畫剝玉蜀黍穀的集會，畫步態競賽，畫獵水牛的獵者，畫農村的感恩節以及穿著寬裙把腳都遮住的女士。他把剛成過去的各種事物自然地表現了出來。

到了二十一歲時，荷馬成了專畫過去事物的插畫家，大部份時間均替當時很受歡迎的圖畫雜誌「哈柏周刊」(Harper's Weekly)工作。他有許多作品都是畫在塗成白色的木片，畫好了之後再將之轉交給雕刻師。

荷馬定居紐約之後，他開始描繪中央公園裏一些紳士的舉止步態、漂亮的溜冰少女，以及街道的交通。他那些刊登在雜誌上的全頁素描可以說是最具原始性的美國人作品，它具有一種配合著整個國家進步調的力量，它也顯示了一位充滿生命力的自我教育的藝術家之精神。

一八六一年的那場戰爭(指南北戰爭)把這個由農夫和工人所組成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商業的世界，攻打山姆特堡的銅砲不停地響著。荷馬為「哈柏周刊」上前線，他畫一些虛構的浪漫式戰鬥攻擊。他那些描繪戰線後面的軍營和士兵，以及戰爭中所發生的一些小事件的非英雄式作品，其真實性可以說是我們所有關於南北戰爭

的紀錄中僅次於布雷弟(Brady)的攝影作品而已。他那些描寫傷兵、狙擊手、戰火下三五成羣的閒扯，以及在滿佈塵埃的軍營裏的一些懶散的日子……等的作品都捕捉了對戰爭真實的厭煩感。

荷馬從前線回來之後，他到紐約國立設計學院選了幾門夜間的課，也跟著自巴黎的法國藝術家弗烈德利克·隆迪爾(Frederick Rondel)學習過一段短時間。

荷馬在素描和油畫上辛勤地耕耘，他到野外去師法自然，但是他的成就却很小。他常常會喪氣地說他與藝術的關係是完了，他的兄弟查理斯會偷偷地買下他的作品，好讓他覺得畢竟還有人欣賞他的作品。他在紐約住了二十年，畫了許多紐約的街景和人物的素描，但他却不會用油畫來描繪這個城市。有幾次，他孤孤單單地漫遊於新英格蘭、紐約、維琴尼亞、北卡羅來納諸州之間，打獵、垂釣、在營火的煙中露宿，描繪著躍出水面的鱒魚，以及在戶外多年，飽經風霜的導遊和他們的狗。

他在穿上都市人穿的衣服時是個時髦的人物，就如亨利·詹姆斯所描寫的：「社會地位是野心的合理目標」。他畫美國的少女，他是第一位把淵遠流長的美國少女

荷馬是位知道生命始自對藝術之熱稔的一位藝術家。許多人將他視為是美國最早本土藝術家。他於一八三六年誕生於波士頓，當時的美國，仍是響著拓荒者的斧頭聲，和肯塔基來福槍的槍聲之美國。荷馬的鄉親全是一些老式的美國人，過的是十七世紀中產階級的生活。荷馬醉心於藝術是受了他母親的影響(他母親一些美好、沉靜的水彩畫仍保存至今)。他在十九歲時曾到當地一位石版工那裏去當學徒，幫他師傅畫些標籤和當時簡單的廣告。

荷馬的畫屬於溫和的、多感的一類，他

之美加以發揚光大的天才藝術家，他看著她們玩槌球、野餐、海浴。「這並不十分優雅吧？」有人對這些畫著正扭乾濕羊毛衫的大屁股女孩之素描作品如此批評道。他筆下的她們身穿飾有荷葉邊的裙子和寬袖上衣，手上擺弄著陽傘，眼睛瞟過來又瞟過去的，像極了天真無邪的女神。她們長得又高，又有威嚴，對自己充滿了自信，也對她們的家人在官職、房產或紡織方面所占的地位充滿自信。她們已準備好了向歐洲進軍，並控制美國的男性，驅使他們更致力於他們的事業。荷馬的這些素描有許多幾乎可說是抄自馬奈和其他畫家在法國所作的作品，但在表現婦女身上所承受的陽光方面，荷馬並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是他自己早期官能上的驅策力，使他創造出對美國女孩的一種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的。

荷馬的生命尚有另外的一面，當他情場失意後，他把他的全部心意轉向對美國之描繪，及時在水牛、禮帽、阿卜細德的時代過去之前將之紀錄了下來。（譯註：阿卜細德 John Appleseed 1774-1845 美國之拓荒者及果園經營者，本名 John Chapman 以品德高尚聞名）。荷馬是描

寫荒涼的農田、鄉下十字路口，以及紅色小校舍的詩人。他描繪收割季節在田野間的生活；赤足的孩童在海邊玩著，興奮地狂叫著，把衣服浸濕，將之當成鞭子，咄咄地抽著。他以美國的直率 and 抒情的自然主義畫出馬克吐溫、梭羅甚至愛默森的世界；二輪的輕便馬車；哈德遜河歌德號汽船；傑西島海岸的粉紅色女孩，身穿夏服，背向暖風。

荷馬並不是一位光談藝術理論或形態哲學的人。有一次，他以帶有新英格蘭鼻音的腔調說道：「如果一個人想當畫家，他就絕不應看畫」，然而，他自己那些官能的裝飾性板上畫 (Panel) 却顯露了他的秘密：他這些作品乃習自他的朋友拉法吉 (John LaFarge) 所收藏的一些日本油畫和素描。平板的圖形，二次元的線狀風格，簡單的結構，這些都顯示出他對日本的裝飾性技巧有著相當的知識和了解。

他幹印刷和圖畫設計長達十七年之久，但他在這一方面的作品雖然在一些舊雜誌上仍可找到一些，却大部份都失傳了。他就像杜米爾 (Daumier) 一樣，只在這些舊雜誌上留下一些最好的作品，做為他日常工作所殘存的代表，以及他對歷史和

社會所做的評論紀錄。

如果他早期的素描作品被手藝不佳的雕刻匠破壞掉，那麼，他後來描繪南北戰爭的作品就可算是最有力的、前所未有的傑作了。他的這些作品具有美得驚人的事物，經控制的風格，以及古典的結構。至於他那些結合了意念和主題的素描作品，則顯示出了這位仍需更進一步學習，以掌握其更完整的重要性的美國藝術家原始的一面。

他在他的素描和水彩（而非油畫）的作品中，充分地顯示出了他是位直接產生靈感的本土藝術家，是位土生土長，以自己的材料和自己的方式來作畫的畫家。

他之所以退出我們這個社會，很可能是因為這位具獨創性的畫家不能完全地變成其周圍世界的一部份之故，也很可能是新英格蘭藝術圈不想遭到「金色時代」的強盜貴族的洗劫之故。（譯註：金色時代 Gilded Age 指的是大約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八年之間，美國經濟繁榮，財閥開始影響政治之時期。而強盜貴族 robber baron 指的則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無道義的企業家）。如果荷馬能離開美國，學

魏斯勒到蒙馬特（巴黎北部靠山之一地區

，藝術家之中心地），詹姆斯（Henry James）到梅菲爾（Mayfair 倫敦西端上流社會住宅區），薩爾金特到巴黎，依里奧特（T.S. Eliot）到克烏·密烏斯（Kew Mews），那麼，他將會活得更快樂些，但他却選擇留在自己的國家。即使他最後對他的國家之新面貌不太喜歡，但他仍愛畫這個國家本身，以及構成這個國家的人民、樹木、沙丘、海洋等。



女孩 荷馬作

盪鞦韆的女孩 荷馬作





牧羊女 荷馬作



斷崖上的少女 荷馬作



戲水者 荷馬作



女孩和羊 荷馬作

塞尚

PAUL CEZANNE

1839—1906

「我要學普桑追隨大自然」塞尚嚴肅地說道。這位孤獨、暴躁、頑固的畫家奮力地給予了這個世界一種新的面貌，創造了一種新鮮的透視，並且將萬物重新予以組織，使之成為由「圓錐體、球體和圓柱體」所構成，因此，他成了二十世紀前衛派藝術之大部份結構和理論之父，平衡了某些嚴重缺乏均衡的思想。

塞尚於一八三九年元月生於埃克斯普洛維斯 (Aix-en-Provence)，這是法國南部一個不活躍的小鎮。他父親是個銀行家，他家最初來自意大利邊蒙吉內瓦的

一個村子，這個村子給了他們名字：塞山內 (Cesana)。塞尚繼承了羅馬的優點：願意幹想像方面的工作。

小時候的塞尚是個問題兒童，古怪、孤獨、頑固、暴躁；他心中充滿了詩歌、英雄、異國主題的想像。他在學校裏希臘文和拉丁文曾獲過獎，他很欣賞華格納的音樂，但他「畫的糟透了」。他雖然受過教育，但他一輩子却改不了粗野的個性和惡劣的態度。一八五六年他進入埃克斯繪畫學校，他那頑固的父親要他將來成為一位律師，但他却在家裏作畫，自己搞了個畫室，後來乾脆在牆上做起壁畫來了。年輕的他，生活在一種受杜斯安也夫斯基啓示的拉丁式生活裏。

他的父親雖不相信藝術，但終於於一八六一年讓步了，同意塞尚前往巴黎，但這裏並不適合他，人們嘲笑他那粗俗的油畫和素描，於是，他跑到羅浮宮去，以鉛筆來畫雕像及臨模油畫，發展他那感性的素描方法。然而，使他的素描成為一種新藝術的並不是他所畫的內容或是他所臨摹的名作，而是他的素描中那種優雅纖細、如蜘蛛網般的線條和陰影。在他早期的素描作品中，他已預先顯露了他後來的風格，

以及他在藝術革命上的偉大成就。

然而，他這個時期的油畫却過份地堆滿了顏料和形態，顯得相當雜亂，也顯得是深受他所崇拜的畫家如：丁特列托 (Tintoretto)、卡拉瓦吉奧 (Caravaggio) 以及古拔 (Courbet)、杜米爾 (Daubier)、德拉克洛 (Delacroix) 等之影響。

素描對塞尚來說，往往就像一種密的隔間，在這個隔間裏，他分析、重畫各種給予他特殊洞察力的形態和圖樣，這就是為什麼他的畫必然走向寫實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原因了。他曾說過：「莫內只有一隻眼睛」。因為他所追求的是事物深處之謎，以及至今只有他運用的藝術之私語，因此，從博物館裏可以看得到的任何主題、構圖、人物和物體他都畫。

他在巴黎是個失敗者，是個叫人感到不安的人物。他呆在埃克斯這個小鎮裏花了他的大部份時間，一再地嚐試想給巴黎留下一點印象，可是，他那過於大膽的抱負却使他一再地被拒於沙龍之外。

畢沙羅 (Pissarro) 這位睿智的老猶太人却支持他、照顧他，而塞尚也不讓他自己的頑固影響了他與畢沙羅之間的關係。畢沙羅說服他，使他放棄色彩的狂野構圖